



为一种孝感动

■尚纯江

随着我们医院的条件逐步改善,来住院的老年病人越来越多了。可是,每当我看到来住院的老人,就不禁想起那位老人来,想起她的儿女们来。

那是几年前的事儿了。

一个桃李花开的季节。傍晚时分,我们病房住入了一位老人,八九十岁的样子,身子骨本就衰老得差不多了,去年,可她又患上了骨癌。由于老人岁数偏大,癌症又转移了,手术治疗一开始就被放弃了。而化疗以及放疗,对这样的癌症晚期老年病人简直就是摧残。负责这位老人的医生在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,为病人采取了姑息疗法,尽量减轻患者的疼痛,维持患者的生命,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。然而,老人还是每时每刻痛苦地呻吟。看着这位老人被病痛折磨得如此痛苦,我的内心也在替她难过。想着这人啊,活到了这个份儿上,简直就是活受罪。

但在她的病床旁边,我总会看到她的儿女们。他们相互倒着班,两个人一天一夜。刚开始没觉得有什么,只认为这些都是作为儿女应该做的,可是当我看过这样的场景后,内心渐渐泛起莫名的感动。不禁觉得老人虽

然身体很痛苦,但她拥有人间的大幸福。

老人的儿女们都很孝顺,两个女儿像哄着自己的孩子一般照顾着老人。老人喊疼,女儿们就用手为老人拍打着痛处,一刻都不停歇,就这样从白天拍到晚上,再从晚上拍到白天,一宿一宿不睡觉。一个女儿拍累了,另一个女儿再接着拍,两个女儿都拍累了,接班的儿子又接着给老人拍。老人喊渴,女儿就为老人备水,水端来了,老人又不喝了,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儿女们好多遍,儿女们没有一个感到厌倦。老人有些糊涂了,喊饿。儿女们就端来吃的喂她,轻轻地对老人说:“好妈妈,听话,多吃点吧。”老人说:“我疼,疼啊,疼啊。”女儿说:“我知道俺妈疼,乖,吃了饭咱就不疼了哈。”于是,老人就乖乖地吃了,又迷迷糊糊地倒在床上。倒在床上的老人似乎有时候又是明白的,她可能知道自己的年寿快到了,一遍又一遍地呻吟着:“完了啊,完了……”

有一天,一个女儿喂老人吃饭,喂了老人好多遍老人都不吃,女儿假装生气地说:“你再不吃,我可不管你了哈!”老人低声地说着:“不管我?打你!”女儿笑了,说:“您

知道就算您打我,我也不能不管您,那您就赶紧吃饭吧!”老人于是乖乖地咀嚼着女儿喂的饭。还有一天,老人的外孙子也来伺候老人了,小伙子二三十岁的样子,看起来忠厚老实,对老人也是孝顺有加。老人喊疼,他就去帮老人拍打着背,然后让自己的妈妈去旁边的小床上休息会儿。老人喊喝水,外孙子就把水拿到床边来喂,伺候了一个白天,一点都没感觉有厌倦疲惫的情绪。看着老人的每一个儿女子孙,对待老人都很认真,也都很平和温暖。我不知道这样的家庭有怎样的背景,但我坚信这样的家庭肯定有良好的家教。那种真情的孝顺让病房里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很感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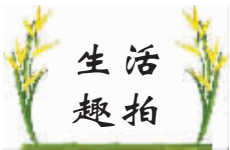
此后,每当我值班时,我都要先到老人所住的病房去看看,为老人叠被、洗手、洗脸、洗脚、剪指甲。慢慢地,我成了他们的朋友。说是朋友,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,我更像他们的女儿。老人的儿女,最小的也有五十多岁了。他们的大姐,也就是那个有点驼背、满头白发的大姐,已经七十岁了。她告诉我说,她小孙子已经上小学了。

时间过去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,老人的儿女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伺候着她。而她,也在痛苦的呻吟声中,缓慢地度过每一天。

突然有一天,老人从病房里搬出去了。那天我歇班,等到我来接班时,那张床已是空荡荡的了。我问当值护士小张,小张说,老人回家了。我忙给老人的大女儿打电话,问怎么回事?她说,老人已经到了风烛残年,像熬干了的油灯一样,再在医院里治疗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。不如遵照老人的意见,在家寿终正寝的好。他们已把老人送回乡下的老家。

我知道,老人的儿女不是怕花钱,但对待病魔,他们是那样的束手无策。住院期间,我们常常给老人注射杜冷丁,但都没能止住老人的病痛。

过了十多天,老人的大女儿发过来微信,告诉我老人已经去世了。他们为我发了一张照片,照片中的老人竟然比在医院里精神头还好,只是更瘦了、更憔悴了。她去世时的神态很安详,像睡熟了一般。不知怎么,那时的我,竟然抑制不住悲痛,泪流满面。



姥爷

■张艳春

老来乐



郭悦摄

姥爷生于1935年,如今已是耄耋老人,孩童时期正值抗日战争,但缺衣少食、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未磨灭他追求学业的梦想。姥爷是十里八村有名的高材生,在那个年代就考取了沈丘师范学校,成为沈师第一届学生。姥爷家在项城乡下,每次入校,天蒙蒙亮就要启程,一个人担着几十斤的行李,步行上百里路。如遇风雨天气,道路泥泞,直至第二天深夜方可到达。就这样,靠着节衣缩食,靠着草根树皮,姥爷硬是完成了学业。

上过学的姥爷知识渊博、多才多艺。我读中学时,姥爷就已年逾60,但他对生物、地理、历史、文学、音乐等知识依然了然于胸。他能准确说出很多国家名称和具体位置,也能详细讲出一些历史事件,更让人佩服的是他还能大段背诵许多诗词文章,让我这个文科生都自愧不如。乡教办室的领导,给他取了一个有趣的绰号“活字典”。我们兄妹几个小时候,总爱围在姥爷身边,听他给我们讲故事,猜字谜、唱儿歌。他教我们唱《游击队歌》、《我是一个兵》、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等饱含革命精神的歌曲,还给我们吹口琴、拉二胡,这不仅给我们的童年带来无尽的欢乐,也使我们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。至今还记得姥爷当时唱歌时那种自信、慈祥、愉悦的眼神,每一句每一调,他都拿捏得那么准确、熟练,而且富有节奏。

姥爷不仅多才多艺,为人也很乐观开朗。师范毕业后姥爷回到乡里任教,后又回村担任大队书记兼小学校长,退休后又被返聘到学校,兢兢业业几十年。无论是文化不高淳朴憨厚的乡亲近邻,还是知识颇丰见多识广的客人朋友,姥爷总能与他们拉起话来,且畅谈甚欢。大家见到他,离老远都会亲切地喊一声“老校长”。乡亲们也都尊敬他信赖他,无论大事小事都愿找他帮忙:红白喜事找他管;标语、春联、中

堂找他写;就连锄头铁锹找不到了,也会向姥爷诉苦抱怨。这时,姥爷便会呵呵一笑:“我有办法!”“咋办?”姥爷胸有成竹干脆利落地回答:“不要了!”几个字便逗得眉头紧皱的乡亲们笑逐颜开。去年6月份,麦收季节,姥爷种的两亩小麦,由于地势不好,面积又小,收割机不好调头,一直等到深夜,都没有司机愿意帮他收割。姥爷急得团团转,姥爷却即兴赋诗一首:“今年小麦并不多,年老体弱无法割。夜阑更深找机子,车堵司机都推脱。罢罢罢,没你老夫照样割!”把大家都逗乐了……

三个月前,我和姐姐带着各自的孩子驱车赶回老家,大大小小两辈人都围坐在姥爷身旁,听他拉二胡,讲故事。孩子们偷偷拿起他的乐器恣意玩弄,而姥爷则假装生气“盛气凌人”地吓唬了一番。在一片欢笑声中,姥姥下了结论:“你姥爷就是个‘老顽童’!”我们则打趣说:“姥爷可是个十足的‘文艺青年’!”

离别时,姥爷一直送我们到村口。车已经开出好远了,那个小小的身影还站在原地张望。我顿时鼻酸眼涩:姥爷已经老了,已经满头银发步履蹒跚,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有为青年了!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:“姥爷,您要保重,我们过段时间再来看您……”

但还没有等到“过段时间”,姥爷就病了,大脑皮层大面积梗塞,智力受到严重影响。我们拿东西给他吃,他会狼吞虎咽;我们教他唐诗,他就像个可爱的孩子,一字一顿地念着:“锄一禾一日当一午,汗一滴一禾下一土……”

《孝经》有言:“天地之性,人为贵。人之行,莫大于孝。”老人都渴望儿孙满堂承欢膝下,就让我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多尽一些孝心吧,给他们多一些陪伴,多一些心灵的慰藉,千万不要上演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悲剧!愿姥爷早日康复,再给我们这些晚辈拉一次二胡,讲一次故事……